修昔底德的打开方式与当前研究举要

熊文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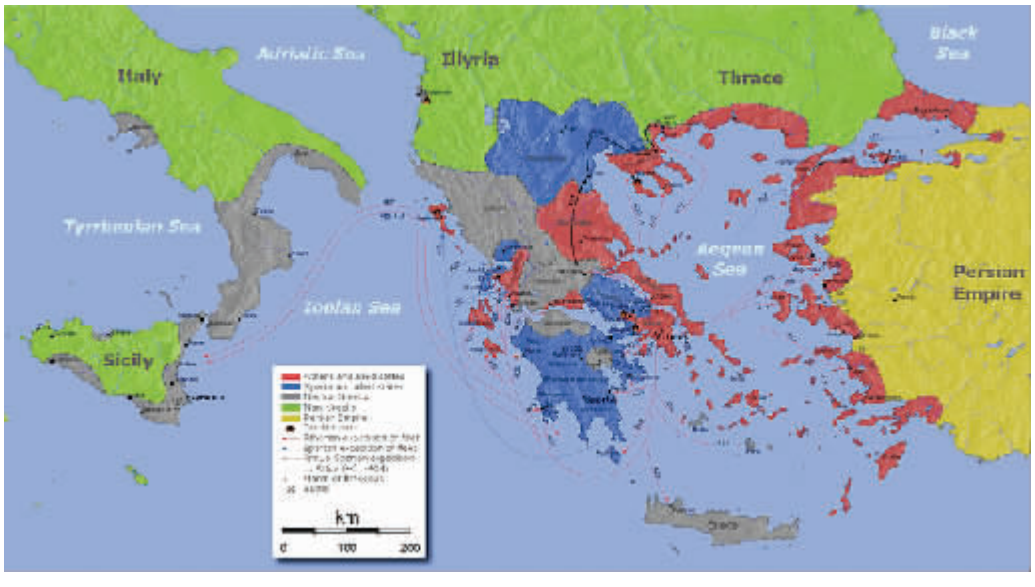
修昔底德从未提出，甚至反对提出"任何两强必有一战"这类普遍断言，全书并非可以简化为一个两强争霸问题，比如波斯帝国就曾作为第三方直接左右最后战局，历史也并非就此终结，暂得胜利的斯巴达很快就面临"科林斯之战"、雅典再次海上联盟、底比斯称霸希腊等等。兴废存亡百年事，风物长宜放眼量，又何汲汲于某某一战？更何况比附猜测极易出错，更易误导。我们更应该以研究代替猜测，深读、通读修昔底德，受益于其政治理解力，以有所洞察于当世。

修昔底德（Thucydides）这个名字，一般对于社会是个“冷门”，即使在大学里，也远不如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或荷马那样常为学人所谈论，但新近几年因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这个热词，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人物忽然频频再现，其影响早已溢出学界，遍及政要，甚至百姓日常了。

事情的起因，源于人们开始谈论中美之间是否会有一战。或说，任何时候人们开始谈论世界最大两国彼此是否会有一场决战，都会重提修昔底德，因为他在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这本书里，开篇就讨论古代希腊世界两强，雅典与斯巴达，彼此为何爆发一场霸权决战，这大约也是人类现存文献所见第一次研究这样的问题，并且他的深刻论断至今无人能及。那么重提修昔底德，有助于人们预测当今事态吗？

事实上，修昔底德从未直接提出，甚至反对提出“任何两强必有一战”这类普遍断言，至少在笔者看来如此。当然，他确实深入严密地论证了，雅典与斯巴达何以使得竞争局面一步步恶化，而终至于战争不可避免。更完整来看，全书并非可以简化为一个两强争霸问题，即使不提极大影响“世界形势”的其他强邦，诸如科林斯（Corinth）、阿尔戈斯（Argos）、叙拉古（Syracuse）等，单就波斯（Persia）而言，就绝对不可以忽略，正如我们所知，波斯是直接左右最后战局的第三方。更广阔来看，历史并非因这一战争而就戛然而止，斯巴达并非因公元前404年的胜利而从此一统天下，短短十年之后，这个战争赢家就得面临“科林斯之战”（公元前395—386年）——对手是波斯支持下的雅典、科林斯、底比斯与阿尔戈斯联军；三十年不到，雅典重又组建海上联盟（公元前378年）；再短短几年，希腊霸权则暂归底比斯（公元前371—362年），更不必提后来那为人所熟知的马其顿崛起与亚历山大征服世界。

兴废存亡百年事，风物长宜放眼量，又何汲汲于某某一战？更何况，简单比附并试图猜测某战结局，极易出错，更易误导。我们更应该以研究代替猜测，深读、通读修昔底德，扫除浅薄与虚妄，努力借助他的政治理解力，来对当世有所洞察，这才是更为有益的。



伯罗奔尼撒战争全图

均资料图片

▲经过 Robert B. Strassler 重新制作的克劳利本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

◀修昔底德头像，现藏巴黎卢浮宫博物馆

为便于共学共进，笔者不揣孤陋，就当前修昔底德研究试作以下文献举要。分五类依次简述：1、文本与评注；2、历史与书写；3、历史问题研究；4、国际政治研究；5、政治哲学研究。

文本与评注

研究先是读书。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这本书，英译本选择上，简明晓畅符合现代语言习惯的，首推华纳本（Rex Warner, 1954），这也是国内第一个中译本的依据（谢德风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60年，在现有中译本里也最为流畅）。讲究字句对应，务求曲尽原文的，史密斯本（Charles F. Smith, Leob, 1919）可为翘楚。语言精炼传神，且早已列为经典的，则数克劳利本（Richard Crawley, 1874），刚好我们也有相应中译本（徐松岩译，上海世纪出版公司，2012年）。克劳利本更有突出优点是，演讲辞精炼华美，铿锵有力，至今未遇敌手；并且这个译本被重新制作（*The Landmark Thucydides*, Free Press, 1996），除有词句、注释、页边年代与书后附录等改进或增录，最为独一无二的是配有大量精细地图，几乎全书中出现的每一个地名都可以找到对应位置，这对于清楚抓住整个战争过程，再合适不过了。以上译本，对于初读全书的人应该够用。

此外另一名声很大，且是现代西方语言第一个完整译本的，出自政治哲学家霍布斯（Thomas Hobbes, 1629），有新校订本可用（David Grene ed., 1959），但在此并不推荐初期使用，近四百年前的英语不易读懂，对于深入研究才是不可缺少的参考。另有几种新译可供选译，比如拉铁摩本（Steven Lattimore, 1998）、哈蒙德本（Martin Hammond, 2009）以及迈诺特本（Jeremy Mynott, 2013）。就英译本而言，虽未尽举，以上数种已当绰绰有余。

若有人远不满足于此，则可进一步研习古希腊文，求之于牛津古典文本（*Historiae*, H. S. Jones ed., Oxford Classical Texts, 1942）以及最可参考的两种评注：葛默（A.W. Gomme）等人相继编著的五卷本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》（*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*, 1945—1981），重于史实考辨；霍恩布勒尔（S. Hornblower）独著三卷本《修昔底德评注》（*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*, 1991—2008），则兼顾文本与史实的讨论，每涉重要问题，则精要述评既有研究，可谓集成之作。此外还有数种对单卷或若干卷的评注，为简便计，恕不尽举。

历史与书写

修昔底德虽然远不限于，但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，历史研究是探讨修昔底德的基础。打开文本，首先就碰到一个历史编撰学（Historiography）的问题，他的写作属于哪一类？一方面史学史上，修昔底德以客观研究闻名，直到现代史家兰克依然对其称道备至。但另一方面，书中又有大量战争现场描述，尤其通篇的辩论或演说讲辞，这些是不是文艺式的再创作？书中虽以编年纪事，冬夏交替，但详略与次序显然经过精心安排，比如，一方面他说雅典每年年末都有公共葬礼，但他只记载了战争第一年的这一次，以及伯里克利那篇演讲辞，之后历次则一概忽略；他又说城邦党争遍及希腊，但他只对科西拉（Corcyra）这一次详细记载，并作长篇评说。更不必说作者讲述雅典人西西里远征的两卷书，笔调恢宏而悲凉，几乎就是充满政治与历史意味的巨幅油画。显然，全书不符合现代任何一种历史著作体裁，既不“完整”，也不“客观”，最好的评价是说它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，更极端的否定则说它陷入严重的偏见与武断，深深笼罩于神话与悲剧的影响之下（典型代表如康福德[F. M. Cornford]《修昔底德——历史与神话之间》[*Thucydides Mythistoricus*, 1907]，有中译本，此书直到今天仍享有不小名声，不妨一观）。

霍布斯早就注意到修昔底德的史笔与众不同，在译序中除了推崇其史学成就至高无匹，还特别指出他的书写方法与众不同：其他史家也会有真知灼见，但往往直陈于纸面，读者“听讲”便可；修昔底德则似乎只是站在一侧重现历史，罕有“旁白”，但与此同时，读者却被“请进”事件现场，公民辩论、街谈巷议、盟邦叛乱或决战现场等等，顺着修昔底德的指引，逐一观察而得出自己的判断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其他史书是一本静止的教材，那么他的书则是一场能动的教育与历练，所获得的将是政治行动者的洞见，对应于书中场景来说，那就

（下转 12 版）